

從日本動漫《火影忍者》 叩問教會「部落」中的 「羈絆」何尋

黃厚基

2022年七月十日暑期主日學講座報告



羈絆

- 「羈絆」一詞，是日本動漫（後只簡稱動漫）中經常出現的母題。
- 用以形容「形容人與人之間一種難以割捨的關係和感情」。
- 動漫中的含義更接近「牽絆」，近似英文的 **BONDING**。

博士班之時認識一摯友，外號KAKASHI

- 我於2006-2010年在愛丁堡進修博士學位，第一年便認識了一位同窗，一個愛自稱卡卡西的年青學子。
- 他來自台灣，和我同在愛大的NEW COLLEGE（即愛丁堡大學的神學院）。
- 認識他之後不久，有一天他把兩張VCD交給我，說裡頭燒了一些動漫，鼓勵我一定要看。結果我一擺，就擺在那兒至少一年半，不知甚麼原因之下才放進電腦裡打開，原來是240集左右的《火影忍者》。
- 至今十五年歲月匆匆飛逝，疫情之下，沒有機會前往台灣探望。希望這一講，算是隔空一個問候。

火影忍者漫畫

- 《火影忍者》和其他許多日本動漫一樣，開始於漫畫。
- 「漫畫自1999年開始在日本集英社旗下的少年漫畫雜誌《週刊少年JUMP》上連載。
- 2002年，由日本動畫工作室STUDIO PIERROT根據漫畫原作所改編製作的電視動畫版《火影忍者》開始在日本東京電視台播出。
- 2004年，漫畫進而改編成電影。2006年，漩渦鳴人（之後僅簡稱「鳴人」或NARUTO）入選美國《新聞週刊》日文版於10月18日發行的特集中選出的「全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日本人」。

2010年至2014年8月 全球累計發行人量突破2億本

- 說到漫畫，「2010年集英社宣布系列漫畫的累計發行人量已突破一億冊。《火影忍者》在三十多個國家及地區被翻譯並出版發行，截至2014年8月，系列漫畫在全球的累計發行人量已突破2億本。連載達15年的《火影忍者》已於2014年11月10日在該年《週刊少年JUMP》第50期上，以700話完結篇劃下句點。」

動漫

- 至於動漫，「火影忍者動漫於2002年10月3日在日本首播，並在播出220集後於2007年2月8日完結」。相繼，「《火影忍者疾風傳》由STUDIO PIERROT開發，伊達勇登導演，是原《火影忍者》動漫的續集，對應漫畫的第二部分。於2007年2月15日在東京電視台首播，並於2017年3月23日結束。」

十五年同步成長的動漫

- 我們沒有一個港台和中國大陸的相關統計數字。不過，基於以上的基本資源，我們可以想像，從2002年至2017年共十五年動漫連播的時間，從一開始便追看的人如果一直看到全劇大結局，又假設開始看的年歲在10到15歲之間，全劇結束的時候已經年屆25至30歲。又或有人是高中至大學期間才看的，那會是35至40歲年間才看完。說是《火影忍者》陪著他們長大的也不為過，又或者說是他們陪著鳴人長大的也不為過，因為鳴人從第一集裡那位五至七歲左右的小不點，到全劇完已長大為一位二十歲出頭左右的年青人。

消逝的社會型態的記憶

- 除了情節的發展、人物的吸引、裡頭的忍術，關鍵的母題如認可與被認可、守護和羈絆，正是維繫著整個故事、推進著人物關係的互動和成長的命脈。鳴人和眾好友所心繫的，就是對木葉村的守護。這不單是他們這幾個小子，而是全村上下眾志成城全力守護的。這背後是否透漏著這作品背後對消逝的社會型態的記憶。
- 類似的母題，也同樣維繫著較近日的動漫《進擊的巨人》，不過其中的島國情意結也是可圈可點。不過，把島內島外，以至牆內牆外進一步擴大用作隱喻和類比，一樣可以應用在任何組織、教會等等場景和處境。

八十年代末泡沫經濟瀕潰

- 日本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經濟高速成長，至八十年代末泡沫經濟瀕潰。

見證二戰至1989經濟泡沫爆破的天皇裕仁逝世

- 話說就在1989泡沫爆破的這一年，日本昭和天皇裕仁逝世。
- 裕仁見證著日本帝國勢力之如日中昇到1945年的戰敗，又見證一個外國勢力的進據與徹出，但同時也見證了日本經濟的飆升。
- 在他統治末年，日本在國際間享有了前後未有的榮譽。他的駕崩，在日本媒體上引發了一系列的追憶和反思。這種由哀傷所觸發的集體社會心理，和泡沫爆破對許多家庭所帶來的衝激，彷彿引發一種哀傷心靈的迴響效應。

「失落的十年」 (THE LOST DECADE) : 一代的集體創傷的記憶

- 日本的社會，由泡沫經濟到房價高飆，再到泡沫爆破、房價過剩和下滑、銀行壞債增多，這前後二十年的過程，足於構成一代的集體創傷的記憶。九十年代，也被形容為「失落的十年」 (THE LOST DECADE)，智隨指出，「這『失落的十年』也帶來來社會擔憂。日本突然被一些向來不熟悉的問題籠罩著。
- 自殺率於九十年代創下歷史新高。告個人破產數字創新高，裁員（特別是中年員工）成家庭愁雲，青少年面對狹窄的機會。教育本是傳統上晉昇之途，但此途已不是成功的保證。自我疏離喚憤世嫉俗的年青人越來越多。

火影忍者1999年開始連載：A RETELIN OF SOCIAL NARRATIVE

- 上文提到《火影忍者》漫畫次1999年開始連載的時候，正值「失落的十年」或其尾聲，
- 故事的開展彷彿是敘事治療法一樣，藉著重述 (RETELL) 過去，又藉著重述，觸摸受眾的集體回憶，從而追溯十年或二十年的社會型態的轉變之前的一種人與人之間的休戚與共 (SOLIDARITY) 的感覺，甚至是戰後重建社會的那一分齊心努力。

《火影忍者》中的忍者村的世界



木葉村火之國



火影忍者中的羈伴（一）： 鳴人與佐助

- 火影忍者故事開始於一場發生於火之國木葉村的劫難。話說九尾獸肆虐，若非當時的四代火影漩渦鳴人的父親波風湊（MINATO NAMIKAZE）在最後關頭忍痛把九尾的陽性查克拉封印在剛出生仍在襁褓中的漩渦鳴人身上（他的母親是女忍者漩渦九品，所以鳴人是跟母姓，為的可能是隱藏身世）。



封印著「九尾」

- 或許因為身上封印著的九尾，鳴人從小被排斥。可是似乎人人都知道他身上有著惡魔般的九尾，躲得遠遠。這無形中也塑造了鳴人的個性。從小，他經常惹麻煩，專愛搗蛋。或許這背後正是期待被認可的心理。可惜，如此被嫌棄的他，加上才智不出眾，在一個以忍術出人頭地的時代，起初他一樣忍術都還沒掌握得來。



鳴人 (NARUTO)

- 潛藏在鳴人體內的九尾查克拉對小時候的鳴人學習，有著相當的阻礙在。由於鳴人本身的查克拉也必須同時抑制九尾的查克拉，使得鳴人小時候在學習某些術式的時候，顯得比旁人還要笨拙，無法同旁人那樣的輕易控制體內的查克拉而導致新術學習常以失敗收場，加上他的領悟力較差，惹得同輩的笑話而得到吊車尾的名號。

同一小隊：

春野櫻 (HARUNO SAKURA) 和宇智波佐助 (UCHIHA SASUKE)



- 所以，小時候的鳴人並不討好。正如每個人從小到大，都多多少少都有同儕互相比較的壓力。劇裡的鳴人，一樣在同儕當中成長，其中有同一小隊的春野櫻 (HARUNO SAKURA) 和宇智波佐助 (UCHIHA SASUKE)。

佐助（SASUKE）

- 和鳴人相反，佐助從小天賦出色，領悟力強。「故事開始的時候，佐助在木葉被公認為同齡忍者中的天才人物，他無論做什麼都比別人要強，而且非常輕鬆，**總是一副很酷的姿態，因此非常受女孩子歡迎**。」所以，同一小隊的小櫻也是他的粉絲。至於和鳴人之間，則像是死對頭。主要是因為佐助非常瞧不起鳴人，也覺得他常常吊車尾。

佐助一樣有著內心的創傷

- 可是，鳴人並沒有以同樣的態度看待佐助。**表面上佐助樣樣出色，但他的內心裡也和鳴人有著類似的創傷。**

生活在哥哥宇智波鼬的陰影下

- 佐助的童年一直生活在哥哥宇智波鼬的陰影下。鼬8歲能夠使用寫輪眼，13歲擔任暗部分隊長，天賦極佳。即使是佐助也無法望其項背。族員們也都認為鼬是宇智波家族的未來。特別是佐助的父親--宇智波富岳，對鼬的讚賞之情溢於言表。為了向父母證明自己的能力，佐助非常刻苦的修行。

慘痛的家變

- 在鼬被族員懷疑殺死了宇智波止水（真相是止水的左眼被段藏奪走後，將其剩餘的右眼給予鼬，再從山崖跳下去自殺）之後不久的一天夜裡，佐助回到家中，發現所有的族員全都死了。然後在自己家裡，他看見鼬站在父母的屍體旁邊。佐助通過鼬的萬花筒寫輪眼看到了鼬殺死雙親和全村人的過程，異常恐慌。鼬放過了佐助，說他太弱了，不值得一殺（其實是鼬在保護佐助，不想讓佐助陷入宇智波與木葉的紛爭，而且自己對弟弟不忍心下手）。

在弟弟佐助心中種下臥薪嘗膽的決心

- 鼬還慫恿佐助要想超過他，就必須通過對他的仇恨來獲得力量。並告訴佐助，他有機會可以跟自己一樣得到萬花筒寫輪眼，只要像他一樣，殺死和自己最親密的朋友。從那以後，佐助就開始了孤兒的生活，也開始以憎恨的力量生存。而他的目標也變的非常清晰——不惜一切代價獲得力量，從而殺死鼬為宇智波一族復仇。

「同病」不相憐

- 這也埋下了佐助出走木葉村的一天。話說回頭，佐助的鳴人，兩人都是至親被殺，前者被認定是自己的親哥哥所為，後者雙親則是為了木葉村而死，鳴人卻被視為間接害死（剋死）了父母的禍星。

沒有放棄佐助的鳴人

- 可是，從小與他在同一小隊的鳴人，在佐助出走之後，一直都沒有放棄他。或許，那分同為背負著家庭的陰暗面或想要掩蓋的歷史的無形重擔，使鳴人對佐助有一分忠誠的羈絆。

佐助是我的朋友……珍貴的羈絆

- 誠如鳴人說：「佐助是我的朋友，是好不容易才締結下的珍貴的牽絆。」又說：「以前，我最討厭佐助，他和我一樣，都是沒有家人的。但他是精英，我是萬年吊車尾。但是在一起的時光真的是非常快樂。他是……他是這個世界上最認可我的人！佐助是我的朋友，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珍貴的羈絆。」

仇恨 + 大蛇丸的毒

- 佐助到出走之前，都沒有認定鳴人是他的羈絆，反而一再覺得鳴人阻礙他們的小隊。他那股要勝過親哥哥鼬並找到他為親人報仇的情意結，使他被**仇恨和變強的心完全佔據了**。這隱藏在內心的毒，埋下了那出走的因子，以致**他後來在和三忍之一的大蛇丸交戰時中了的後者的毒**。那毒的效果是讓你接觸它的時候可以提昇自己的功力，問題是**每使用它一次，對它的依賴和渴望便更多一分，就好比吸毒一樣**。能力彷彿毒品一樣，成為佐助內心一再陷入的引誘而無法自拔。



- 在〈火影忍者劇場版05：羈絆〉說到木葉村受到一次重創的故事，其中安插了仍為大蛇丸效力尋找再生之術的佐助與鳴人的一次重逢，在那一劇場版最後一幕中，鳴人說：**「我一定親手把你帶回木葉。」**



受傷之驅承受那炸飛的鳴人

- 事實上，佐助內心裡也並非完全無視於於這羈絆。比如說，在他們與我愛羅大戰之時，那時的佐助已經中了大蛇丸的毒，……。結果，竟然是鳴人拼了命與我愛羅對壘，全身被彈開炸開之際，以受傷之驅承受那炸飛的鳴人，然後他說：「現在的我，應該可以暫時拖住他的腳步，如果我在這裡死了，只是表示我的程度不過如此而已。我曾失去過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不再想再看到最重要的夥伴，在我面前死去。」（NARUTO S3E26）



火影忍者中的羈伴（二）：鳴人與我愛羅



我愛羅作為封印尾獸的祭品之力出生，…… 他父親想擁有武器來恢復村子的力量

- 我愛羅（GAARA）是砂忍者村的忍者，「亦是砂忍者村的首領第四代風影的兒子。我愛羅作為封印尾獸的祭品之力出生，部分原因是他父親想擁有武器來恢復村子的力量；然而，早期無法控制尾獸、遭到村民排斥、加上他已故的母親稱他為“村子的詛咒”，種種念頭將我愛羅逼成一個冷血殺手，認為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殺死敵人。直到遇見漩渦鳴人，我愛羅才改變看法，最終成為第五代風影，並得到大家認可。」

我愛羅對鳴人的詰問

- 「你是為了別人而戰的嗎？戰鬥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只有最後勝利的人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來吧，你就忘了那些沒用的夥伴，為了你自己的存在戰鬥吧！」
- 「為了戰鬥而牽扯出一些無聊感情的人，去死算了。」

童年的一個悲慘回憶湧進

- 他有一個非常悲慘的童年。在他和鳴人的戰鬥中，他壓抑著的鬥爭的內心，突然失控，童年的一個悲慘回憶湧進。話說我愛羅的母親，因我愛羅的出生而死。我愛羅是四代風影羅砂的兒子。他的名字是他的母親所取，他曾對弟弟夜叉丸說：「愛，就是想為自己身邊最重要的人犧牲奉獻。還有想珍愛，想保護他的心。就像姐姐一樣。」夜叉丸所以自許：「因為我愛羅少爺就是我身邊那個最重要的人啊！」

我愛羅和舅舅夜叉丸的對話

- 「你總是一直……夜叉丸，只有你對我。」
- 「這是命令，因為有人委託我來殺你。就是你的父親，風影大人。」
- 「為甚麼爸爸要殺我？」
- 「在被砂瀑守鶴附身的狀態下出生的你，至今都是被當作實驗體而保護著，但是因為你沒辦法控制生靈守鶴，所賦予你的砂之力量，所以遲早會變成危害村子的存在。因此必須盡快斬草除根。」
- 「那麼你是迫於無奈，才接受了我爸的命令囉？」

夜叉丸：因為你奪走了我最愛的姐姐

- 沒有想到，夜叉丸的答案竟是：「這的確是風影大人下的命令，但如果我想拒絕，就能拒絕得了。我愛羅大人，我覺得在我的內心深處，一定也是憎恨你的。因為你奪走了我最愛的姐姐。用她的性命才換來你的出生。我把你當成是姐姐留下的遺物，努力地想讓自己喜歡你。但是我做不到。其實姐姐當初根本不希望生下你。姐姐是為了村子而犧牲，詛咒著這個村子死去的。或許從那時起，我的心裡就留下永遠無法治癒的傷痛吧！不像身體的外傷有藥物可以治療，有可能一輩子也無法治好。」

我愛羅從舅舅口中聽見自己名字源由

- 臨斷氣前，他說：「你的名字是姐姐替你取的。這孩子的名字叫我愛羅，意思是愛著自己的修羅，只要愛著自己就好，並且只要為了自己而戰就好，這樣一來就可以繼續存在於世上。是有這一層含意在。但姐姐並不是因為擔心你與愛你，才會替你取這個名字的，她希望你能持續地存在才會取了這個名字。姐姐是為了讓自己，對村子的痛恨與詛咒的怨念，可以跟著你留在這個世上，並且讓大家都知道。你從來就沒有被任何人愛過。」說到這裡，他打開上衣衣扣，原來他已全身繫上爆符。「一切都結束了，請你和我一起死吧！」引爆了。



母親想保護您的愛

- 這是彷彿是夜叉丸仍在隱約的說：「砂會自動保護著我愛羅少爺，就是**母親想保護您的愛**。我覺得您身邊的那些砂子，有母親的意志包含在裡面，就是愛。。」（NARUTO S3E26）

我愛羅和鳴人內心對話：為何存在？

- 在兩人大戰到最後，看著這個竟然能打敗完全尾獸化的他的對手，他心裡想：「對他們來說，我是個他們想要抹滅的過去遺物。那我是為了什麼而存在，活在這個世上的呢？」
- 鳴人則想著：「我覺得我自己，不，是不得不這麼覺得，而那也因此讓我知道最痛苦的事，就是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人需要的事。」



我愛羅：不要過來

- 遍體鱗傷，筋疲力盡的鳴人，在地上如蛇向前爬向我愛羅所躺之處。我愛羅的反應竟是大喊：「不，不要過來！」
- 鳴人說：「孤零零一個人的痛苦，一定很難受吧？」這一句話直問到我愛羅的心坎裡。「不知道為什麼，我能深刻瞭解你的感受。不過現在，我已經找到了重要的人。我不會讓你傷害我最珍惜的人們。不然的話，即使得殺了你，我也一定會阻止你。」（話說當時我愛羅仍是敵人，來攻擊木葉村）。

從那孤單的地獄中解救出來

- 我愛羅：「為什麼？為什麼你能為了別人做到這個地步？」
- 鳴人：「因為他們把我從那孤單的地獄中解救出來，並認同了我的存在。他們是我的重要夥伴。」
- 這時的我愛羅，突然想起了夜叉丸的話：「所謂的『愛』，就是想為自己身邊最重要的人犧牲奉獻。還有想珍愛，想保護他的心。」（以上抄錄自S3E28）



怎樣會有那麼寂寞的眼神？

- 看著眼前這位已經幾乎尾獸化的我愛羅，鳴人心裡自言自語的說：「**怎樣會有那麼寂寞的眼神？他的眼神非常孤獨。**這傢伙身上也有怪物，**跟我一樣。**當時的我很恨每一個人，不停質疑自己到底是誰。不懂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恨我。不懂自己為什麼存在於這個世上。」回憶起一些指控：「你就是殺了伊魯卡的父母，並破壞村子的九尾妖狐。你一直都被這個村裡的人給騙了。」他又心裡獨白著：「自從知道自己的體內有九尾妖狐之後，我感覺村裡人看起來更冷漠了。這真的讓我覺得非常痛苦。可是……」。



- 他憶起了忍者學校第一位老師伊魯卡的接納和鼓勵，還常帶他去吃拉麵。想那與他鬥勁的佐助，那位另一同個小隊的小櫻。想起卡卡西老師。他這樣的得到了勉勵：「**就是因為有這些人認同我的存在，正因如此，不管是體內有九尾妖狐，或是受到村子的人冷漠對待，我都沒有關係。**因為，我不再是一個人了。我從沒有想過，那會是如此快樂、幸福的事。我真的覺得太好了。高興自己終於有了容身之處，我終於對自己的存在鬆了一口氣。所以每當想起從前，我就會不寒而慄，那種痛苦可不是鬧著玩的。那是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地獄。如果我還是孤單一個人的話……正因如此，我才能深刻了解他的心情。」

老師伊魯卡的接納和鼓勵

為了什麼繼續存？「在地獄裡不斷戰鬥」

- 彷彿心靈在這一時刻接通了一般。我愛羅的聲音響起：「那我又是為了什麼繼續存在於這個世上的？我下了這樣的結論：我存在就是為了殺死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
- 鳴人心裡說：「雖然我不知道發生過什麼事」（但這時觀眾當然知道），「**但這傢伙一直都在獨自受苦，根本不曾安下心來。直到現在還是只能相信自己，在地獄裡不斷戰鬥。**」所以對他來說，看到有人認同的我，感覺就像活在和平幸福裡的膽心鬼吧！我真的有辦法打贏這個傢伙嗎？」

想保護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 可是，他打從心裡、**憑著直覺裡馬上就連結上我愛羅。**「原來如此，原來是這樣啊！就因為他跟我很像，就因為他和我一樣，過著寂寞又悲傷的生活。就因為**他一直在孤獨中為了自己而戰，所以我才會覺得他很強。**」佐助或許也有同感嗎？轉過頭來看著鳴人說：「NARUTO！」鳴人接著說：「但真正的強者，不應該是那個樣子才對，如果只是為了自己而戰，根本沒辦法變成真正的強者。」**「你心裡有很重要的人嗎？想保護一樣很重要的東西時，就真的可以變得很堅強。所以，你一定可以變更強的。」**

我愛羅是我最要的夥伴

- 正是因為兩人成長過程中有許多的相似。鳴人後來說：「我愛羅是我最要的夥伴。」而我愛羅也有這樣的體認：「他是我的第一個朋友！」而在一戰役中，我愛羅想起鳴人，心中默道：「那個傢伙說他會為了重要的人戰鬥。」（S9E7）

無法發動尾獸力量的當下.....

- 在無法發動體內的尾獸的力量下，他說：「我要靠自己的力量拯救最重要的夥伴。」這種對夥伴的珍惜，正是鳴人給他的啟發。「透過努力，得到別人的認同，是我見了漩渦鳴人後的想法。跟其他人的交集，對以前的我來說只有憎恨跟殺意。他卻能為了別人做到那種地步。我現在終於逐漸明白了，無論痛苦悲傷或是喜悅，這些感受是要和別人一起分享的。」鳴人對他說：「你也交到了能與你同甘共苦的朋友」（S9E8）。

通過逐漸加深跟同伴的羈絆，以此找回原本自己的方法

- 從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小魔頭便成一個看重夥伴的我愛羅。以下是他的剖白：
- 雖然明白，但只是等待着的話又會有更大的痛苦襲來，只有靠自己努力開拓，不要逃避孤單一人的寂寞之路，那樣的話，總有一天……所以，我作為風之國的一名忍者，目標指向風影，為了與這個村子緊密相連地活下去，努力着，想要別人承認我的存在。和其他人的聯繫對我來說至今為止只有憎恨和殺意，……

- ……但是，到現在我有點明白了，痛苦、悲傷還有快樂，這些都是能和別人相互交流的。自己的生存之路是可以改變的，我也想總有一天成為被人需要的存在，並不是作為恐怖的兵器，而是作為沙忍村的風影。我從那傢伙身上學到了，通過逐漸加深跟同伴的羈絆，以此找回原本自己的方法。那個村子裡，有那傢伙在，比任何人都更重視與同伴之間的羈絆的漩渦鳴人。如果是他和他所珍視的同伴的話，一定能夠度過這次的危機，成長得更為成熟吧！」

忍者村和教會部落

火影忍者的世界：五個村子

- 火影忍者的世界，以五個村子（火之國：木葉忍村、風之國：砂忍村、水之國：霧隱村、土之國：岩隱村，以及雷之國：雲隱村）為背景，可以用以象徵五大洲，也可以只是指日本全國。無論如何，五個村子代表著故事中的世界，重要的是創作者藉著這些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或村與村之間的關係，人物之間的關係，帶出一些重要的理念。

我們的學習：

- 描繪了此作品創作時期和日本**社會面對的轉變**。
- 藉作品作出一點的社會與**教會的想像**。
- 本文的著眼點在於幾個人物的個性生成，以及他們之間的**羈伴關係**。鳴人、佐助和我愛羅都家世特殊，背負者家族的使命，可是卻也各自承受著家族史中不同的使命和仇恨。
- 藉著創作人所營造以木葉村為焦點的**世界願景**，我們可以看見這些主人翁身上的一些信念和價值。

從朋友或羈絆的關係思考教會

- 我們先前以不少篇幅敘述鳴人和佐助的關係，並鳴人和我愛羅的關係。我們要進一步在**他們的關係裡所帶出的特質和當代一些神學裡的相關母題作出整合**。
- 我們先前既已以不少篇幅講述了忍者村的情形，**容我帶出另一個村來作為比較。這一個村便是教會**。**我在數年前從部落和叢集的概念闡述了當代所面對的碎片化和部落化的教會生態**，這一種情形也可以用去中心化、多中心化的概念來描述。不過，此處我所要帶出的，卻不是這些概念。**我所要聚焦的是人與人的關係、信徒的肢體關係**。

尋求一個教會的代模

- 話說，**肢體（MEMBERS OF THE BODY OF CHRIST）**是一個在教會是基督的身體這樣的代模或隱喻下衍生出來的說法。那些蒙基督恩召者，既同屬一個基督，各人便都是其中的一分子，也就是身體的一部分。這說法放在新約時代，是深具社會和政治含義的；但仔細體會，其中所強調的肢體與肢體的關係，不是我們本文著意帶出的羈絆關係。此外，**新約聖經中其他和教會論相關的概念如：上帝的子民、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對於闡明或引伸出羈絆這含義，**都無補於事**。

轉換教會的「代模」 / 隱喻

- 杜雷西（AVERY DULLES）曾以《教會的代模》（*MODELS OF THE CHURCH*）作出類似但更完全的討論，但誠如上段指出，這一類的探討，對我們沒有幫助。麥菲（SALLIE MCFAGUE）在多幾本著作中以隱喻和代模來談論如何說明上帝的問題。她闡釋出隱喻的特質，並由此建議喻隱可以替換，不同的隱喻帶出不同的含義。她在《隱喻神學》一書的最後一章建議如何**把上帝是父的隱喻（或類比）轉換為上帝為朋友的隱喻**，對於前者，要進行的工夫當然是先把其背後的父權意識加以析解。

耶穌稱門徒為朋友（兩段記載）

- 第一段是：
- 耶穌說了這些話，隨後對他們說：「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約十一-11）
- 第二段是：
-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是我的命令。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更大的了。你們若遵行我所命令的，就是我的朋友。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為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但我稱你們為朋友，因為我從我父所聽見的一切都已經讓你們知道了。（約十五12-15）

大衛和約拿單的關係

- 在舊約，大衛和約拿單之間的愛，也是非常真摯可貴的。撒母耳記的作者如何形容：「**約拿單的心（NEPES）與大衛的心（NEPES）深相契合。約拿單愛YE'ḥĀBO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NAPŠO）」**（撒下十八1），又說：「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就與他立約。約拿單從身上脫下外袍，給了大衛，又把戰衣、刀、弓、腰帶都給了他」（十八3-4）。為了大衛，在他父親動了殺機要殺大衛的時候，他不但通風報信，還在掃羅面前為大衛說好話勸助掃羅。

約拿單在父親面前為大衛說情

- 掃羅吩咐他兒子約拿單和眾臣僕要殺大衛，但掃羅的兒子約拿單卻很喜愛大衛。約拿單告訴大衛說：「我父掃羅想要殺你，現在你要小心，明日早晨留在一個僻靜的地方藏起來。我會出去，到你所藏的田裏，站在我父親旁邊，與父親談論到你。我看情形怎樣，會告訴你。」約拿單向他父親掃羅說大衛的好話，對他說：「**王不可得罪王的僕人大衛，因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對你都很有益處。他拚了命殺那非利士人，並且耶和華為全以色列大施拯救。那時你看見，也很歡喜，現在為何要犯罪，流無辜人的血，無緣無故殺大衛呢？**」掃羅聽了約拿單的話，就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我絕不殺他。」（十九1-6）。

保羅對腓立比教會的情

- 在保羅寫給腓立比教會的信裡，我們也看見一種的BONDING。信一開首，保羅便他們說：「**我每逢想念（MNEIA）你們**，就感謝我的上帝，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總是歡歡喜喜地祈求」（一3-4），保羅大方的說「想念你們」，好一個富有感情（AFFECTIONATE）的表達。他們不但是事工的伙伴，也是保羅繫於心上的伙伴，



切切想念

- 他說：因為從第一天直到如今，你們都同心合意興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美好工作的，到了耶穌基督的日子必完成這工作。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想法原是應當的，因為你們常在我心裏；無論我是在捆鎖中，在辯明並證實福音的時候，你們都與我一同蒙恩。我以基督耶穌的心腸（SPLAGCHNOIS）**切切想念（EPIPOTHO）**你們眾人，這是上帝可以為我作證的（一5-8）。

以弟兄、同工和戰友相稱

- 至於那些與他同在的眾同工中，提摩太待他如同兒子待父親那是不在話下（二22），他提到以巴弗提的時候，這麼形容說：「我想必須差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裏去。他是我的**弟兄（ADELPHON）**、**同工（SYNERGON）**和**戰友（SYSTRATIŌTĒN）（FELLOW SOLDIER）**，是你們差遣來供應我需要的」（二25）。

一再稱呼親愛的，表達想念，皆同心同軌同舟共濟

- 在信的尾聲，他對腓立比教會說：「我所親愛（AGAPĒTOI）、所想念（EPIPOTHĒTOI）的弟兄們，[你們就是]我的喜樂，我的冠冕。我親愛的（AGAPĒTOI），你們應當靠主站立得穩」（四1），稱他們為「你這真實同負一軛的（SYZYGE）」（四3A）。他稱讚他們說：「我靠主大大喜樂，因為你們關懷（PHRONEIN）我的心如今又表現了出來；其實你們一直都關懷（EPHRONEITE）我，只是沒有機會罷了」（四10），提到說：「你們能和我分擔（SYGKOINŌNĒSANTES, TO TAKE PART IN）憂患（THLIPSEI）是一件好事」（四14）。

保羅腓立比：十年情

- 腓立比書不是連續劇劇本，無法像火影忍者長線發展故事主人翁們長期的關係發展。但熟悉保羅生平者，或許可以推斷其中可能存在的十年情。腓立比算是他西渡到馬其頓之後第一個重要據點。在那裡他認識了呂底亞，但也在那裡被囚（使十六；另參腓一6）。當時若莫公元51年左右，到他寫腓立比書的時候，可能已是六十年代他在羅馬被囚或軟禁之時。

表達感情的用詞

- 他對他們說：「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三13-14），之後又說他們是他的喜樂和冠冕（四1）。或許，與其說保羅和腓立比教會的信徒之間，像是師徒，像是屬靈的父子，而不是一般所說的平輩的朋友。但無論如何，他毫不諱言，一再用上一些表達感情的用詞表達他和他們之間的聯繫和關係。

借用盧雲的話說「友情」

- 「友情是作為人可領受的最佳禮物之一。它超越了共同目標、共同興趣、共有的歷史。它比性的結合擁有更強的連結（BOND），比共享的命運更能塑造出更深的連結，比婚姻和群體有更親密的連結。友情，或喜或憂，同在同行，即使無法增添喜樂或驅散憂愁。是靈魂和靈魂的連結使愛更為尊貴和真摯。友情使生命更加閃耀。那些為朋友付出生命的人有福了。」
- 我們不敢說這種如盧雲所描述的友誼不存在，但亦不需要否定這描述裡反映著人與人之間對於彼此相愛、信任、關懷、不被遺棄、捨身捨己，並義無反顧去彼此接納的需要和可貴。

扣問教會中有沒有真實的朋友？

- 教會裡有真實的朋友嗎？這是一個不加以界定下很難作答的問題。最關鍵的是，當我們用「教會」這一名詞的時候，想像的是甚麼？
- 你在教會中有沒有**真實的朋友**？

新約時代身體為比喻的另類群體的想像

- 或許，基督是教會的頭，名義上各人成為肢體，這一個以身體作為類比的隱喻，所帶出至少反映著新約希羅時代以身體作為政治象徵談治理的問題，而教會卻成為另類群體，不以社會身分地位、出身背景為依歸或重要的參考背景，而是以在基督裡為唯一的依歸。

兄弟情，同舟共濟、齊上齊落

- 不過，誠如我們先前借用麥費依的隱喻神學的主張，在這個一方面去威權、對政治不信任，另一方面社會崩壞、生活孤單無援的時代，朋友更為寶貴。過去數年，社會上所出現的相關具有承載力的詞語：「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中所強調的兄弟情，同舟共濟、齊上齊落等，也是有關友情的一些術語。

「朋友」作教會生活的重要因子 成為實踐神學中的顯學

- 我們豈不更應該開發聖經中這一神學資源，同時努力實踐，使朋友這一內涵更成為教會生活的重要因子，要把朋友的實踐神學作為顯學來活出來，像傳福音、像小組團契、像返崇拜一樣，不相伯仲，去守護、去堅持，以信實、同行、不放棄，以道歉、修復、愛惜把教會這村子、這部落重建好。